

甘霖絮语

乡愁悠悠

公园里的棋局

■ 子安

我照例晨起散步,这是我多年来未曾变过的习惯。秋日的公园里,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,像是铺上了一层金黄的地毯。此刻,假山旁的凉亭里,一群老人正楚河汉界,厮杀正酣。

老李和老张是多年的老对手了。每天清晨6点必定准时到场,有时带上点心茶配,竟一直下到太阳偏西。他们的棋局总是围满了观战的人,有的支招,有的观棋,有的纯粹就是来凑热闹。

“将军!”老李重重地落子,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老张不慌不忙,推了推老花镜:“别急,再看看。”围观的人纷纷献策:“跳马!”“出车!”“上士!”围观的人七嘴八舌,老张却谁的话也不听,沉吟半晌,突然走了一步谁都意想不到的闲棋。众人丈惑不解,老李却脸色大变,原来这步闲棋暗藏杀机。这样的情形早已见怪不怪了,这两人有时候为了一步棋争论不休,甚至面红耳赤,有时候却又因为一着妙棋而拍手叫好。赢了的不大会太得意,输了的也不会太沮丧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后,他们的棋局也依然依旧继续。

公园里除了下棋的老李和老张,不乏看热闹。卖糖炒栗子的老王时常推车过来,一边做生意一边观战,虽然公园里不让卖东西,时常被保安驱赶,但老王还是雷打不动地推车前来观战;还有常来遛狗的张阿姨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一会儿,她说看棋比看电视有意思;有时还会来几个放学的小学生,背着书包看得入迷,偶尔还要问几句“为什么不能这样走”。

最有趣的是观棋的人比下棋的人还着急。有时看着看着就吵起来了,这个说该走马,那个说该出车。下棋的人反而要出来劝架:“观棋不语真君子啊!”但下次照样吵得热闹。

秋风起的时候,些许的落叶会飘进凉亭里,偶有几片落叶调皮地飘上棋盘,老李和老张也不恼,只见老李轻轻拂去落叶,然后就继续摸着下巴沉思起来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下来,在棋盘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这一刻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,外面的车水马龙都成了遥远的背景音。

秋雨来时,棋局也未曾散过。一伙人挤挤挨挨地缩在凉亭里,雨声淅沥,更添几分意境。老张说下雨天思路特别清晰,能想到平时想不到的妙招。这些老人多半是已退休多年,下棋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。在这凉亭的一方天地里,早已没有了身份或者年龄的差别,有的只是棋艺的高低和人生的自在乐趣。

夕阳西下,棋局渐散。大家约好明天再战,连着围观的人也三三两两地离去。只剩下石刻的棋盘仍旧静静地躺在石桌上,等待着他们明天的厮杀。几片落叶飘然而下,覆盖了楚河汉界,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
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,棋局依旧继续。就像这秋天,年复一年地来临,带来满地黄叶,也带来棋盘上的刀光剑影。在这方寸之间,演绎着人生的智慧与趣味。

一窗灯火暖人间

■ 马亚伟

搬了新家之后,我很享受站在高层楼房窗前的开阔视野。白天,眼前简直就是一幅千里江山图。到了晚上,我也喜欢站在窗前,看夜色中星星点点的灯火。

我所住的地方在城乡交界之地,窗前所见即是郊外和乡村夜景。虽然没有城市的霓虹闪烁,灯火辉煌,但那一窗灯火别有一番意趣。不远处是小城的外环路,这条路贯通东西,路灯彻夜不息。夜色初上,路灯亮起,一道可观的风景便出现在眼前。路灯整整齐齐地连成笔直的线,仿佛一条光明之路,通向远方,通向了比远方更远的世界。那些在暗夜里静默着的灯火,点亮了晚归人心中的温情。而我面前的一窗灯火,也点亮了我心中的温情。伫立窗前,我的内心如湖水,时而波平如镜,时而柔波轻漾。空漠人间,有了灯火的点缀,就多出了几分温暖和情趣。

夜色深深,灯火闪闪。外环路上不时有汽车经过,那些移动的车灯好像奔走的灯盏,在赶往属于自己的驿站。再往远处,是乡村。白天,乡村的房屋和树木清晰可见。夜晚的村庄,并非漆黑一片。如今有人的地方就有灯火普照,乡村也是一样。乡村路灯,各家各户的灯光,还有附近一些高层厂房的类似广告牌的灯光。这些灯火错落错落,没有规则,像是暗夜绽放的花朵,往往是这里一朵,那里一簇。灯火遥遥,光亮闪烁。

一窗灯火,暖溢人间。那些远远近近的光亮,让我想起郭沫若的诗歌《天上的街市》:“远远的街灯明了,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了,好像是闪着无数的街灯。”说实话,当年读这首诗的时候总觉得缺乏点味道。如今看到这一窗灯火,却觉得这简单的诗句把人间与天上联系得那么浑然一体。地面上的灯火,天上的繁星,多么相似的画面。想来灯火真的是人类的伟大发明,灵感或许是源于天上的繁星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尽一生的力量追求光明,光明是人生的有力支撑。夜色漆黑的时候,我们对光明的渴望尤其强烈。灯火的出现,圆了我们的梦,也给了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勇气和力量。

我站在窗前,与灯火遥遥相望。通过光亮的传递,彼此心领神会。望着这样一窗灯火,我觉得人世间的如此寂静而温暖,如此沉默而柔情。我愿意这样静静地站着,把自己站成一盏灯,内心越来越通透明亮。汪曾祺说: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他说是室内的灯火,我以为这样可亲的灯火是属于私人的,有家常气息。而窗外的灯火,是属于世界的,有着更为开阔和宏大的意义。

时光匆匆逝无声,一窗灯火暖人间。这个世界只要有灯火在,就有不灭的希望。我想起有一次,因为一件事搅扰,我彻夜无眠。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,试图在黑夜中突围。思绪在无边的暗夜里左冲右突,寻找着破茧的出口。可是,我如同困在了某个僵局里,仿佛是被谁布下了可怕的迷局,始终无法逃脱。忽然,我从床上一跃而起,奔到窗前。一窗灯火在眼前,我的瞬间开阔明亮起来,很有柳暗花明之感。烟火人间,芸芸众生,谁不是酸甜苦辣地生活着?生活中的那点苦,那点累算得了什么?这个世界总是有那么多光亮的。只要有灯火在,未来便可期。

一窗灯火,人间温情。岁月如歌,生命闪亮。

家乡的老桥

■ 卢小澍

家乡在赣西北大山里一个叫铺里的小自然村,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可能是因为之前所在行政村的“商业中心”——杂货店在此。铺里的房子依河而建,是青砖青瓦木门窗的明清建筑,屋连着屋,家挨着家,采光靠天井。家门口的河上有座叫纱笼桥的老桥,是铺里人的“CBD”。

老桥东西走向,建于清同治十年(1871年),宽5.4米、长24米、高8米,3个青石桥墩(东、西引桥各1个、水中1个)上安放木梁,上铺木板,木柱支撑小青瓦顶的9节桥廊,两侧有木栅栏和木凳,砖砌东、西桥门,是以前修水通往湖北的要道。老桥旁边有一棵高过桥的大桑树,据说树龄过百年,桥下是一条深山里流出来的小河,河面宽的地方有十来米,最深处长近两米,儿时最开心的记忆大多与桥和桥下的河有关。

天边的晨曦刚刚亮起,就有拿着柴刀、扛着锄头、牵着牛的村民从老桥上经过,干活趁早,早上要凉快一些。稍晚一些,桥上就是三三两两去上学的学生,村里的学校,离桥有好几里路,要早些出发。偶尔有几个飞奔而过的,书包在背上啪啪作响,多半是贪玩误了时间怕挨老师罚的。

傍晚,夕阳透过栅栏,落在桥面上,留下一条条金色的斜影。老桥上的人多了起来。农忙回来的,在桥上小歇,收收汗,聊聊最近的收成,说说家里不争气的孩子和邻里那些永远理不清的糟心事。孩子在桥上玩耍打闹,等着炊烟升起后回家吃饭的召唤声。有些远方的赶路者,也会在桥上吃干粮,补充体力。

夏天,是老桥最热闹的时候。以前的乡村,没有电,更谈不上电扇、空调,所以找地方乘凉是每天必做的事情。老桥桥墩高,桥两侧的河岸也高,河风大,穿桥而来的风掠过身体,异常凉爽。中午是最热的,有些人早早吃完中饭,到老桥的木凳上找个靠桥廊的地方躺下,在凉风中美美睡去。有些干脆端着饭碗,到老桥来边吃边聊边乘凉。孩子们是最喜欢凑热闹的,有的在老桥上打石子,石子都是在河里精心挑选出来的,色泽大小规整、表面光滑,打石子共10关,先完成的算赢;有的围成一圈,在桥面上玩纸牌,纸牌数字都快模糊了,但是他们依旧玩得亦乐乎;羞涩一些的女孩,则乖乖坐在父母身边,听大人说着大人的事。

夜幕到来,老桥上就一座难求了,不仅铺里人去,周边自然村的也会去。来得早的,坐在桥靠东边风大的地方,来得晚了,就只剩下西边风小的位置了,再晚了,就没座位了。晚上算是乡村最悠闲的时光了,农活忙完了,也不需要辅导作业,有的是时间去拉拉家常、聊聊村里那些趣事,在家待着还费煤油,老桥自然就成了最好的去处。农村人起得早,睡得也早,9点以后,人会慢慢退去,深夜了,偶尔会有几个在桥上睡着的单身汉,等着自然醒。



橙黄橘绿时 张永生 摄

岁月如歌

菱角香里的旧时光

■ 熊晓岚

沾在银发上,像落了层霜。此时,恰逢5727厂招工,母亲想去报名,外婆却不同意。母亲说,她偷户口本去报名时,手心全是汗,5727厂的名字在她心里重得像块铁。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成了能扛事的大人。

我们的童年,就在5727厂的老4栋母子宿舍里展开。母亲的脾气像夏天的雷,来得又快又猛。我和姐姐的成绩刚递过去,她手里的锅铲还带着油烟味,就能把我们俩训得低着头,看地上的蚂蚁搬家。姐姐比我大三岁,却因为要带弟弟,晚了一年上学。她总爱在宿舍前的空地上跳皮筋,彩色的皮筋在她脚下翻飞,嘴里念着“马兰开花二十一”,把弟弟忘在石阶上。那天弟弟的头摔出个大包,哭声惊飞了院里的麻雀,母亲抓起鸡毛掸子就抽在姐姐背上,姐姐没哭,眼里的皮筋影子却碎了。

最难忘的是那个冬天的傍晚,砂锅里



对于孩子来说,老桥还有一个用处,就是下河戏水的召集地和休息地。下水之前,到老桥集中,领头的说走,便一窝蜂地往河里冲。铺里的孩子们一天要下水三次,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是瞒着父母去的,下午5点算是洗澡,可以正大光明去。农村没有什么防暑降温措施,冰棍可能半个月才有镇上的人来卖一次,要父母在家、心情好才有可能品尝一回。对大多数孩子来说,冰棍是奢侈品,下河戏水才是“正道”。顶着烈日下水,其实伤身体,也容易晒黑,但是农村没有什么游玩项目,父母也懒得花大力气去管,偶尔心情不好了,抓来揍一顿。铺里的孩子,没有不会玩水的,没有人教,自己跟着大孩子学,什么狗刨、蛙泳、仰泳、潜水,虽然不如现在城里孩子的姿势标准,但是大体都会。

孩子们在水里追逐、击水,比谁潜水时间长,比谁游得快,累了就爬到桥墩下岩石上,喘口气做个很帅的动作往水里跳,调皮一点的,从河边挖一把泥,涂在脸上,做个很夸张的表情,大叫一声,再往水里跳。玩水的时候是开心的,时间过得也快,孩子们也不敢在水里太久,要趁被父母逮到之前,

回到老桥上,等待下一次下水。

在老桥上,可以观察河里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两三岁的孩子,本是在河边浅水处看哥哥姐姐们玩,估计是看入迷了,一步步往深水里走。被在桥上看风景的一个小堂叔发现了,拔腿就往桥下跑,把小家伙抱起来了,好在时间短,小家伙就喝了口水,没啥事。小堂叔其实比我年纪小,当时也就十来岁,算是半大的孩子。自我记事以来,老桥从未出现过溺水伤亡事件,算是万幸的。

因为年代久远及艺术价值等原因,2018年3月9日,老桥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重新进行了粉刷修葺,比以前更壮观了。离开老家快30年,每每回去,都要去老桥上转转,桥的两边盖起了不少楼房,紧挨着还修了一座过车的公路桥,河的上游掘说开了养猪场。桥下的水浅了,没那么清亮了,桥上的风好像也小了,少了几时的清凉,桥下戏水打闹的孩童不见了,桥上纳凉的人也没了,偶尔有几个老人从老桥慢慢穿过,没有任何停留。

老桥,现在就只有桥了。

阳光“差生”

■ 刘启才

班上几个任课老师都说小杰成绩很差,好多东西不懂。成绩差的学生可能会很封闭,很自卑,没想到小杰活泼开朗,是个阳光少年。

作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,我注意观察过小杰上课的表现。他有时如坐针毡,屁股扭来扭去,想和周围的人说说话;有时,目光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,嘴角竟略带笑意,我知道他在走神,而且神已经走出了教室,走出了学校,再不叫一下他,神就会走到大街上去了;有时,对一些他好像知道的问题,他会抢着发言。因为班上搞了小组捆绑评价,主动举手发言,可以为小组加分。但数学、地理和英语,他基本不懂。我听过这些老师的公开课。众目睽睽下,他不敢调皮,做出努力听课的样子。别的学生能兴高采烈地配合着老师,在快乐中学到知识,他似听非听,似懂非懂,神情有些恍恍惚惚。这我自己也有体会。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我有时听课漫不经心,没听懂这个知识点时,也是这么一种状态。

成绩优秀的学生能在领先中获得一种宝贵的自信,成绩差的学生总有一种受挫感,失败感,走向社会后自卑感也挥之不去,这对他们的人生很不利。也许自己也不优秀的原因,我对“差生”抱有一种深深的同情,给予了更多的关注。但我发现小杰的不自卑几乎是一种天性,他皮实,不敏感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,好几门课程只能考个位数,但他照样嘻嘻哈哈。我曾辅导过他古诗文默写,帮助他纠

正错字。一次测试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说:“老师,这次保证不会写错字了。”我笑着说:“错一个字捏一下脸好不好?”他痛快地说:“好!”可改一下,又错了好几个。他凑过脸来说:“老师,不要只捏一边啊。”

小组因为他,常常扣分,其他人不乐意了,就会讲他。有几次下了课,他来抢我的教案、备课本,要帮我拿到办公室去,说:“老师,这算做好事吧,帮我加一分吧。”有些班干部没事都不敢跟我接近,他却不怕我,和我很亲。有次周一早上,他正在打扫楼梯,见了我他竟跑过来拥抱我,夸张地说:“老师我好想你。”一天中午,他在食堂排队打饭。我在教师窗口打了份肉,当我端着菜从他身边路过时,他说:“老师,吃好吃菜啊,我吃一点吧。”我笑着应道:“你吃!”他竟真的要吃,没有筷子,他食指、拇指一合,挟了我盘里的一块肉。学校开运动会,我代表年级组参加教师百米接力,我在操场上活动手脚时,他跑过来:“老师,我帮你按摩。”偌大的操场,这么多老师和同学看着,他不管不顾地给我来了个肩膀按摩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,但领受了几下后,也不好意思继续享受了。

从教多年,让我感觉有些人可能真的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。如果不求大富大贵,一个不自卑的人更容易获得人生的幸福。为防止任课老师造成他的自卑,作为班主任,我常对任课老师开着玩笑:“别看小杰现在拖了班上的后腿,将来对我们老师最好的,可能就是他。”

的铁轨上驶过,直到听见下班的铃声,才慌慌张张地爬回窗户,把铁条归位,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

暑假一到,住在九江城区的叔叔就会来接我。老火车站的铁轨在太阳下泛着白光,通江路的婆婆家里,有棵老槐树。我和邻居张宁、张武总爱溜进火车站电影院,从后门的缝隙里看《巴顿将军》,坦克轰隆隆碾过银幕时,我们的心跳得比炮声还响。铁轨旁的碎石子被晒得发烫,我们把大号铁钉放在铁轨上,火车驶过之后,铁钉就变成了扁扁的一片,我们拿回家,在磨刀石上磨成小刀,对着月光看,刀刃上能映出星星。

如今再吃菱角,总爱把壳剥得干干净净,像母亲当年教的那样。咬下去时,还是能尝到那股清冽的水味,混着5727厂的煤炉香,还有姐姐藏在背后的眼泪。母亲的脾气早就软了,那天她给我剥菱角,手指有些抖,她说:“那时总盼着你们快点长,现在倒怕你们长得太快,把过去的事都忘了。”

风又起了,吹落几片槐树叶,落在窗台上。我想起那年从铁轨上捡回的铁钉小刀,不知丢在了哪个角落,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味道——菱角的鲜,玉米的甜,肉汤的香,还有母亲掌心的温度,都像秋天的果实,沉甸甸地挂在记忆的枝丫上,碰一碰,就落下满筐的暖。